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十六

明 徐紘 撰

副都御史楊公神道碑銘

王 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無錫楊公以成化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卒於河南之行臺壽五十有九訃聞上命驛舟歸其櫬禮部諭祭工部營葬公之子紳卜以是年十二月丙申奉柩葬神獲鄉長腰嶺新阡乃以事狀請銘其神道

之碑公諱璿字叔玕自少穎悟喜學正統戊午中京闈鄉薦己未登進士第尚未授室乃以假歸還朝拜戶部主事陞郎中累遷山西叅政陝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命下公已聞母喪服除召為戶部侍郎入謁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撫治荆襄流民巡視北直隸節制永平山海密雲居庸等邊關巡撫河南數歷中外幾四十年以勞瘁乞休章再上不許崇王之國郊迎感寒疾殆甚猶日就卧榻治官書郡縣吏白事戒直入卧

內口占酌應救至命加公服猶強起不能支頃之遂卒
嗚呼公可謂盡忠于國一息不懈者矣公才廣通敏負
器局論事果斷無媿阿態在官為大司徒金公所器財
賦出納几經公籌畫不復訾省在山西徧歷州郡覈實
戶數立上中下三等法均其徭役民用利便奉勅督輓
軍餉二十萬石寔邈康事集而人不知勞陝西地控三
邊動輒有警往歲西夏用兵芻粟轉輸皆公調度洪渠
水溢涇陽縣治堰以殺其勢賑恤匱乏存問甯獨其治

民如山西而加勞焉蓋在山右者八年在陝五年而有河南之命先是流民嘯聚荆襄南陽山谷間以百萬計朝議求堪任拊循重寄者僉宜於公故上始欲任公典邦賦尋撤公以去授以峻秩加賜寶鑑公單騎直抵其境勤宣帝命周行賑贍留者占籍去者贏糧遠邇宴然未幾有盜起房竹縣境相挺剽劫公曰是曹殆困於饑寒者猶撫諭之弗從乃請加兵俘獲數千人衆議謂當揃刈公持不可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上意也第戮

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之是歲畿內八郡歲凶公聞命兼程以進首閱預備四倉空無所儲百方營聚有司怠於趨事者公繩之急而豪宗鉅室又憚公勅分遂騰口四謗公一無所顧惟汲汲以康濟斯人為務比移河南先聲所至人益慕賴化行俗阜上嘉念公寵賜綵段四表裏而公亦感上知遇益勤於事剖決無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所至數求人瘼搜剔吏弊禁游末抑豪右奸宄屏跡而善類知勸公矢性介特與人交不苟合始舉進

士鄉人有為中官者氣焰薰灼人趨之恐後公絕不通問家雖富饒其自奉極清約祿俸所入分給姻族一娣嫠居時加問遺二兄傾逝厚撫其遺孤子而處諸弟篤友愛塾師夏處莊匡文佐卒亦恤其後嘗闢義阡葬死無歸者蓋公既豐顯從弟叔璫亦起家甲科歷官郎署羣從子姪或輸粟補官或明經擢科後先相繼父每以盈滿為懼寓書戒之俾知嚮義公故平生所為多義舉其性尤酷嗜文史殘碑斷碣打搨殆徧見異書必重購

得之作為文章渾厚沈著於詩尤有思致遇佳山水吟
眺終日公退手不釋卷蓋其好學之心老而不倦中歲
既有退志遂題其居曰宜閒有宜閒集若干卷藏於家
其先世有令德曾祖廣元季舉義保障鄉邑時識者已
占其後必興祖原振考宗淵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張妣朱皆贈淑人配唐氏由安
人累封淑人子男一即紳以蔭補國子生孫男一曰昂
公自束髮即有志天下濟世康民之具皆其素蘊嘗與

其僚南劍黃琛西蜀陳价三人者以意氣相期嘗曰使
吾輩為朝廷獨當一面憑仗威靈徇以驅馳功業之成
期於不負後三人果相繼為方岳陳仕至都御史黃卒
官戶部侍郎出入朝著卓然與公相望質諸前言不爽
毫髮傳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如伊
傳管樂是也嗚呼使天假之壽考上信任不衰其所就
不庶幾古人已乎銘曰天佑聖明英賢挺生發名成業
為時股肱地方劇胄岳牧重鎮肅肅蘭臺秩號雅峻士

需一命亦足為勞公於其間屢踐屢更步履所至茂隆
聲實維皇聖明嘉乃丕績邦計所屬錢穀委輸黍稷絲
枲待用無遺暨歷雄藩於秦於晉或專或裨厥聞大振
民有父母國有屏翰公宜久任遽罹家難入貳司徒既
有成命屬茲流移須公撫定回授中丞秉鉞南征公齊
其威人施惠行弄兵潢池何物小醜苗孳髮櫛微公孰
宥邦畿千里凋瘵以蘇越茲大梁載道觀乎公官雖進
而志則退天不憖遺邦國殄瘁計音未聞哀感宸極賻

莫有加肇建塋域險夷一節哀榮始終銘以美辭以詒無窮

戶部侍郎馬公神道碑銘

王 興

南京戶部左侍郎致仕馬公以成化壬寅十二月廿四日卒於家訃聞上命知和州葉睦諭祭進士王琳營葬有日其子永賢乃持葉知州狀謁予請銘公諱諒字子諒其先汴人六世祖必興仕宋江淮統制因家于滁之全椒必興生天麟元江浙儒學提舉高祖正甫龍興路學教授曾祖信叔登延祐進士第元季假擾伯祖九成舉義從太

祖高皇帝渡江累建寄勛授金牌萬戶與陳友諒兵鏖
戰鄱陽湖死之上憫其遺孤賜居和川故今為和州人
祖九思考雲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應天府尹祖妣鄭氏
贈淑人妣徐氏累封太淑人公生之前一夕太淑人夢
月光入室叔祖澤聞而異之曰顯吾門者必是兒也自
幼聰穎絕人書數百言過目便能成誦七歲入家塾十
五歲入州庠初習書禮二經後專於詩宣德壬子領鄉
荐癸丑中進士第觀政戶部督賦廣藩丁外艱服除授

行在吏科給事中數陳時事聞切知大體奉使山右封
藩王恪謹禮儀賞賚一無所受正統甲子陞山東布政
司左叅議景泰辛未陞應天府尹天順丁丑陞南京戶
部左侍郎三月奉表賀闕下陳情歸省有寶鑑之賜六
月丁太淑人憂庚辰召至京涖事戶部壬午復南京戶
部癸丑滿九載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蓋公尹應天時嘗
忤權貴思有以中傷之久矣至是以公老疾為言而公
年纔五十八實未老士論惜之公為人精敏究心吏治

其始至山東也循行郡邑考覈政得失察百司賢否廢興黜陟悉協公議會河決張秋朝廷雖遣大臣治之然分理之務多出于公水訖不能為患正統末北兵入遼降人安置山東者欲乘機為亂朝廷憂之以勅諭三司戢民守城公曰此勅不可使聞於衆俄有馳生擒敵人文移至者乃集衆諭之衆咸帖服民有感於後妻而欲置子於法公喻其父母曰昔夫子為政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不行今爾子有凶德乃吾教令之失非由

爾民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釋之還為孝子有民婦
與夫兄有隙而縊殺其子姦人之婦而殺其夫匿其碑
券以強占民田盜米廩餘地以廣其居皆久訟不決公
一訊即伏其辜歸其侵地而於負冤者尤力為辯雪比
至應天府事填委公裁決如流案無留牘溧水民素健
訟一日投牒至八百公視其虛實而異置之召訟者曰
某也實某也虛虛則受笞實則待勘民願受笞者十七
八待勘者不一二焉其俗人死而利其妻者棺斂之人

已有棺復有載棺至者妻欲嫁後至者用其棺而先出棺者訟于縣不直後訟於公公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歸安用令為乃杖出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於所親使俟終喪別適焉六合貧民與其弟妻同刼人三斛粟事覺當棄市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不忍也乃為出其弟妻其人臨刑號於衆曰吾之死無所憾但吾尹之德無以報爾句容有囚人死而棄毀其屍者所司擬以支解人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棄毀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詐可與生前支解同科為輕減之先時堂鈔獨歸於尹
凡有供需悉出倚郭二縣民不勝擾公至一無所取分
給僚屬之餘則儲以備燕饗饋贐又積其餘以為工傭
之費名曰公餘錢凡重建府治修葺廟學創立貢院皆
取給於此無勞民傷財之患既而擢貳地官曾未越月
綱紀秩然政有未便者條陳於上苟益於時無所顧忌
先是為叅議時陳撫安軍民五事府尹秩滿陳郵民十
三事朝覲至京又陳便民九事上覽疏嘉之多見施行

蓋公歷官外中餘三十年門無私謁謝事而歸囊橐蕭然田宅讓諸弟姪別建居室少賣田業治常產而家無網紀之僕多公自綜理暇則閉門焚香繙閱墳典課子姪業明經而已當道至訪以時事輒謝曰老耄無所與聞與守臣言無一語及私鄉人以請托至者拒絕之或以利動則曰吾後事具矣安用此為其清節雅操至於老而不變公素感末疾至是復作召子孫語以後事姻戚以候疾至者亦接待如平時乃沐浴衣冠端坐而逝

春秋七十有七卒之又明年正月丙午葬歷陽山祖塋
之次配王氏封淑人先十四年卒于男二長永賢王淑
人出成化甲午中京闈鄉試次永年國子生側室出三
女孫男一曰中公為人厚倫重誼以孝事親恭兄友弟
撫遺孤接族姻皆篤於恩意與人交厚尚道義處同寅
和而有節御屬吏嚴而不刻故其處為名士其出為賢
臣德器修於家勲業著於朝名聲彰於時雖去不待年
用之不究其才然舉以儕之古哲聞人於公復何歎焉

是宜銘銘曰馬氏世胄實塞於汴滌和再遷繼世逾顯
維公祖考蓄德弗施慶鍾於公乃荷寵綏公才夙成決
科從仕黃門顯秩銓衡是蒞出佐曾藩入尹舊都帝曰
汝賢貳我司徒輔理宣化裕民足國曾幾何時有煒厥
績北臺之名尋返於南去險即夷公志所甘公年未耄
超然引退讒間雖行君子所貴古有名言保晚節難幽
室全歸亦罔後難寵終有恩裕後有澤太史作銘垂耀
無極

副都御史吳公神道碑銘

王 傑

成化己未八月二十五日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繁昌吳公終春秋六十有一上悼惜之命有司葬祭如制公之子約以明年丁酉正月某日葬公於邑汪冲山之原葬已走京師謝上又命約入冑監以承厥蔭約感激上眷追念先烈期有以表彰之遂奉其鄉人威遠知縣宣達狀以神道之碑來請嗚呼予與公同為畿內人同領鄉書同第進士官兩京才名位

望予雖不及公遠甚至於以道義相期氣節相許固未嘗少間也公未終之前數日嘗以書抵予賀予子沂擢第謂吾亦有子頗知好學伺其成立當乞身於朝以歸從兄遊噫公之所以望於予者何如也而今已矣晚節末路顧何所賴以有成哉故於公之終既為位哭之又為辭弔之則所為銘非予其誰宜為哉按狀公諱琛字與璧號愚庵天性警敏年十四補邑庠生日誦數千言為文章操觚立成儕輩莫敢與爭雄正統甲子以書經

登榜鄉乙丑戊辰兩試禮闈不利益勵於學一日方讀書嘔血數升母蔣氏驚往視之戒勿復學曰脫以是戕生學亦奚為而公竟不少輟但掩覆無使母知居數年學大有進經史子集靡不掩貫下筆為文益奔放不羈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援例還家畢姻先已久聘章氏蓋不第不娶至是始娶年二十七矣癸酉秋拜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勅往甘州犒軍己亥巡按四川所至黜奸貪雪冤滯明達果斷蜀人懷之三載給勅命封父聰如其

官母妻皆孺人天順丁丑英廟復位武靖侯石亨以功
封忠國公專權自恣漸蓄無將之心公每同官劾奏之
忤旨補外知遷安縣五日天變雨雹命還公臺職尋被
選居臺端掌文案故事凡三司會讞獄囚十三道文移
刑牒必擇老成諳練御史二人綜理之蓋以裨總憲之
不及而為諸道之領袖古之雜類也時公以與同年高
公明對筦五年臺中稱賢辛巳陞大理寺丞歲除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西陲莊浪去城四百里有地深

入邊境前檢田者占數屯糧五千七百斛迫於徵輸軍
多竄匿公首疏罪之西番扒沙巴哇等七族累歲盜邊
撫之不服協同平羌將軍宣城伯衛公穎征勦之斬獲
千三百級馬駝牛羊甲仗輜重無算賊平陞俸二級是
歲朝廷推恩加封父聰官都御史母蔣氏恭人成化改
元還朝議事適四川妖人趙鐸謀叛改命公往討鐸敗
中止蒞臺事時淮揚薦饑尋命公賑卹公勞心焦思凡
事有益於救荒者卒以便宜行事之而言多切直大忤

權貴雖民賴以濟而公之謗滋矣明年春召還言官劾奏必置公於法公危甚賴天子聖明第遷官南臺時代者都御史林公聰於公所行事一無更張且言於人謂公實有益於民無負於國家於是其誣遂釋而聲稱益重在南未幾丁母恭人憂繼丁都憲公憂兩遭親喪哀毀踰禮再募不御酒肉四方賻贈一無所受朝廷凡兩遣官諭祭公先以僉都御史三載秩滿至是始頒誥命進階中憲大夫加封章氏恭人已丑服將終遣使齋勅

即其家授之命巡撫兩廣至廣纔半載代日南臺未至
復遣使以勅授公巡撫湖廣時湖南已數月不雨民嗷
嗷望哺公禱祈不數日雨霑足自是拊修郡邑問民疾
苦窮荒僻陋之區無所不至凡在湖廣者五年威行惠
施殊俗輯和會寧夏花馬池達部入境兵部以公嘗在
邊方熟知軍務擬奏巡撫陝西都御史徐公易置而湖
廣鎮守三司又從民之欲兩上章留公甲午有旨許留
進右副都御史適總督兩廣都御史韓公致仕朝廷繼

韓者僉謂非公不可於是擬公以去去之日郡邑父老
扶携攀送齋咨涕洟而公亦為之悲不自己當時士大
夫言巡撫大臣能深得軍民之心如公者前此蓋未見
也公至廣其撫民無異湖湘而於訓兵練士則尤加之
意蓋嶺南寇盜矯虔其為患尤非他方比也英德流民
羅英郭瓊輩聚眾剽掠命兵擒之新會新興連界有劇
賊嘯聚流劫村落餘十年公一旦馘其渠魁殲其黨與
六百餘人徭獠人間之大駭相戒斂迹柳慶諸州其窠

穴也公親至其地檄召之許以自新詣軍門俯伏聽命者日以萬數公曉以禍福無不踴躍而去時識者又謂廣寇冥頑可以威懼而不可以理諭以理諭之而革心向化如公者亦前此未見也公為人勤敏自董邕至沒齒無日不雞鳴而起二鼓而寢雖間外事叢酢應絕無壅滯少有餘閒博觀羣書以資見識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閭里後生書教往復靡不手荅動輒盈幅初若不經意者而文理通貫情意孚洽雖屬草有所不及雖身居

顯位其自處一以謙抑待人無貴賤必以禮處故舊無
相忘有所饋遺及金帛輒辭不受受其平生所得俸祿
又日費於賓友故子姓衣食或不給身歿之後貲業蕭
然視先公所遺不長尺寸娶恭人章氏先四年卒至是
合窆焉繼娶鳳陽千戶任君女一子曰約讀書有成即
公所語予者今為大學生四女長惠廉適戶部貢外郎
嚴君子瓚餘幼在室公先世歿人宋季諱伯繁者徙居
太平之繁昌西梁山下公八世祖也曾祖可立祖廷升

皆不仕其先世譜牒散逸公纂成之又為家規十八條以訓戒後人予為之序公平生所著詩文多不存稿其存者惟愚庵集若干卷年譜若干卷上所賜璽書與公之奏議具在亦足以垂不朽矣銘曰於赫皇明道洽治隆列聖紹統郡賢舊庸暨我吳公官登侍近珥筆臺端按節遘郡遂丞大理薦陟中丞帝曰汝諧殿我西平妖寇掎攘將命中止淮人阻饑尋命往撫頌聲既作流言亦興不濱於危賴我聖明比官留臺出鎮南服湖湘數

寧嶺海誓伏允文且武有奕其光人孰無死公胡可亡
有亡者存有功有烈雖存奚為有歟名節汪冲之原有
碑墓門垂耀無窮跡此刻文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十七

明 徐紘 撰

伏羌使武勇毛公傳

鄧廷瓚

公諱忠字允誠姓毛氏先世蜀人曾祖始徙雍之武威
祖諱剗國初率衆歸附遂隸籍蘭州洪武丙辰歿於王
事考諱寶以雄勇選充總甲永樂癸巳收捕沙州叛寇婁
達袞加伍長甲午集衆隨駕北征授昭信校尉永昌衛

百戶並贈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都氏妣皆氏並
贈夫人公少膺力絕人善騎射年二十代父領兵進征
寧夏至賀蘭山後擒番王額森圖罕并部衆馬駝以居
永樂甲辰復從北狩至半壁山荷賚與回衛甘州操備
宣德庚戌九月征察遜班珠爾薩奇蘇追至齊蘇擒斬索諾
木多爾濟等陞武毅將軍永昌副千戶癸丑八月征伊
伯勒山擒偽少尉藏布哲伯又擒偽知院奇徹反陞武
節將軍正千戶甲寅七月脩禦永昌考來口征哨哈喇

托歡山遇敵擒其部長旺扎勒特穆爾等陞宣武將軍等
本衛指揮僉事己卯八月策應鎮番等處九月涼州破
阿勒坦之兵於三岔河擒偽千戶圖沁十一月黑山擒其
圖羅卜岱陞指揮同知賞賚有加正統丁巳陞甘州右
衛操備戊午三月達部多爾濟巴勒擁衆擾邊公從平北
大總兵蔣公征勦追至烏魯乃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
破陣奇功陞昭毅將軍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有銀
碗文綺之賜誥追封祖考加其官壬戌九月哨巡沙州

繕脩城堡邊民賴之甲子四月巡迤北天蒼毛目等處

乙丑正月朝廷念公勲績賜敕獎諭加陞都指揮同知

仍舊操備丙寅闕月哈密使臣朝貢歸過齊勤沙州罕

東遇達兵被掠朝廷以公素為邊廷信服命出罕東追

撫公至大集渠魁諭以恩威衆即羅拜悔罪盡還其所

掠時聞沙州都督納木喀偕弟且琳沁潛通衛喇特將謀內

寇其弟索諾木巴勒已密受偽封祁王逸去因令公覘之廉

得其實遂擒番僧扎實琳沁并徵兵邊檄三紙械送京

師復領兵往沙州收捕諾海等千二百人招降德濟塔
布特穆爾男婦四百餘口事聞陞都指揮使且有白金
文綺之賜戊辰三月奉勅征進罕東等處至實喇哈扎爾
界夜集敵營生縛偽祁王索諾木巴勒并部下二百餘人招
降沙州等處土衆七十餘人陞右軍都督僉事尋被誥
命追贈祖考如其官己巳七月哨接將叅劉震軍馬至
半截墩遇敵奪獲被擄人畜甚衆救充右叅將鎮守甘
肅景泰庚午二月領兵繕脩高臺城堡堅完有備人甚

賴之公一日令男佺赴京奏事蒙特授佺百戶令齎勅
回諭爾父子務在同心協力盡忠報國時英廟出狩北
廷公前所獲奸僧扎實琳沁因得不死遂北投額森以
師事之適朝廷遣禮部侍郎李實為通好計至則奸僧
扎實琳沁欲圖復仇中公以奇禍因設間告李實實遣
以其言歸報公將獲罪而甘之內外守臣及其遣人俱
為公訟朝廷亦知其偽置之不問適福建賊起命公馳
往協守公居閩七年天順改元英廟復辟即日召公於

閩陞都督同知賜白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慰勞有加
時公以勤勞膺疾上遣太監賜羊酒藥物及日遣御史
醫診視公疾愈入謝上思甘涼為西北重鎮欲得老成
練達武臣乃命公協同總兵西寧候宋城鎮守迨行前
一日召至文華殿玉音下詢防邊之策公應對咸稱旨
上嘉勸良久從容諭之曰卿為國老成臣舊在西陲民
情土俗諳練有素此行當宣布朝廷威德加意撫輯人
民俾知感恩報國遇有朝發必得其用毋致乖違有負

委任之重諭畢上親授公以玉帶明日陞辭復贈白金
五十兩金織蟒龍袍尋召至文華殿面獎丁寧賜重寶
一錠蓋上在邊廷時極悉奸僧之間而益信公之忠誠
故恩遇之隆如此九月領兵昌寧等處截殺鎮番等處
提備策應涼州哨至板井敵聞公威聲皆遁去明年戊
寅上遣使就鎮賜明甲鳳翅盔綉春刀以壯軍容仍降
勅獎勵是年佺病卒公令次男倣奏辭原授百戶有旨
毛忠在邊効勞還着男毛倣做百戶公受恩感激愈深

每征伐罄竭心膂務圖成功五月永昌黃城兒西石門
六月山丹紅寺兒甜水湖七月花寨寺溝凡三戰皆大
捷擒斬賊衆并奪獲人畜軍器不可勝紀己卯五月陞
右軍左都督仍舊鎮守公嘗護送都指揮馬雲奉使賽
瑪爾堪及程俊使土魯番賽瑪爾堪使回又護送公威
望素著中外畏服所過畧無梗阻辛己正月北部博囉
擁衆擾莊浪公與總兵宣城侯衛穎分兵遣擊之擒斬
其衆奪獲戰馬軍器人畜敵勢少却隨領騎士三千於

涼州三十里鋪墩安塘衆方集適敵騎數萬突至公嚴督將士併力拒之自黎明至於日晡時士皆殊死戰凡百餘合敵應弦墜馬者不知其數敵衆稍却其長復立陣前宣大言以惑我軍重圍愈困公單騎往見責其不臣之罪目皆背裂因援兵已俱至敵遂解去全師而還八月又擾永昌公屢截殺或夜劫營壘以撓之斬獲首級戰馬軍器并奪回男婦三百餘牛羊驅騾以萬計癸未冬總兵衛公與公計曰巴舒巴哈等族烏扎馬吉思

冬沙思俄思格爾阿爾加倉等省姓久在莊浪涼州永
昌阻截搶劫殺害官軍不舉兵勦除深為地方患遂合
奏刻日分兵攻之公分巴哇大族阿兒加倉小族至期
拒者戮之降者撫之不旬日功成惟莊浪軍馬進功咎
咂馬吉思冬沙等族不下公又合兵攻之盡滅黨與各
族良善省官部長公與總兵撫安之按堵如故捷奏進
公爵為伏羌伯食祿一千石協守如故成化戊子八月
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衆萬餘據石城砲架山流

劫鄰境震驚關陝具山七峯險峻前此官軍追勦每失利至是公奉勅以行遂率涼州兵馬與總督項公會行自十月初九日發哨期以軍至放炮掣軍舉炮次日至石城前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恃甘州軍馬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炮架山截山奪險對敵後哨至賊已大敗礮石滾木至以車輪磨石俱盡公與孫鎰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峯聞山上老稚皆號泣奔走功垂成忽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炮掣軍賊遂乘風盡抽餘黨以死決

戰公顧孫鎧曰勢急矣我愛高爵厚祿職在滅賊勢不
與賊俱生鎧亦顧衆曰我君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
首駢與鎧破陣以進孤軍相持自己至酉戰几十餘合
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盡公遂中流矢鎧前翼救仍奮
馬殺十餘賊賊矢鎧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鎧
亦赴救死之是月十一日也夜半風起折旗拔帳營中
士卒皆聞甲馬聲幕下卒王寬夢公曰我必將滿四馬
上活活擒來既覺驚愕御史鄧公本端隔帳聞之即起

焚香祝曰公果有靈能助我擒賊當為具奏立廟祀公
未幾滿賊就擒伏誅忠義所感天固有以相之耶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且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可嘉具
與葬祭給麻布一百疋齋糧一百石造營域明器錫以
鐵券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伏羌
侯謚武勇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公體貌雄偉器
量宏豁故人望而畏之即而愛之性仁孝事先都督公
盡色養母皆氏早喪事繼母都尤孝謹能樂友士大夫

習古之兵法料敵制勝雖古良將不能過平居不喜遊
畋不嗜貨利存心一以忠義為主其訓子孫亦如之嘗
又賜五倫書謂子孫曰忠義盡在是矣汝等奉誦之毋
忽待士卒務察其饑寒勞苦惟恐有一人不得其所故
事卒樂為之用嘗征甜水湖陣中一軍馬被賊箭而仆公
以所從馬乘之其招來遠軍新役者及幼丁無倚悉派
殷富軍家給其月糧冬布之半養之其半貯候長成為
婚娶之費凡士卒疾必與湯藥至公自省問如己子其

愛護軍士皆類此軍旅所至市不易肆而農不輟耕晏
然不知有兵故喪還之日關中餽運道塗行旅之人雖
非甘涼部屬而平日威信所感動者莫不揮淚以相弔
至有迎櫬而奠望門而哭者自公卿以及偏裨將士弔
奠賻祭相屬於路越數月不絕凡荷朝廷暨親王賜祭
無不嘉其忠義之節生榮死哀可謂至矣是歲十一月
二十八日奉葬甘州城南公生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
日薨以成化戊子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五配真氏

封夫人子男四長衿錦衣百戶贈伏羌伯次曇事釋氏
次俊甘州右衛百戶又次儼甘州左衛指揮孫男九曰
銳今襲伏羌伯銅鑑鉞鎧鎭釧鐸鉉鐸甘州左衛百戶
孫女二弘治乙卯七月朝廷賜名其坊曰忠義以表厥
宅里丁巳七月欽命所司於甘州擇地建祠賜額
曰武勇以春秋祭之公名著疆場功施社稷侯封廟
食金書鉄券輝映當時流傳百世蓋凜有生氣真宇宙
間丈夫也銳襲爵弘治元年命封平蠻將軍印克總兵

金史卷之四
官鎮守湖廣尋改命總鎮兩廣信賞必罰威行惠施功
高不居詩書禮樂念念不置盖有古卻穀之風得非乃
祖積功懋德及庭訓之所致歟

都御史韓公言行錄

尹直

韓雍字永熙直隸吳縣人父以間右徙實京師占籍宛
平縣進士歷任正統成化間官至右都御史卒年五十
七

公生秀穎異常書過目輒成誦成童選補順天府學生

正統辛酉遂以詩經中京闈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癸亥
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乙丑奉命錄囚有碭山縣學教諭丘
純因責膳夫祝磨兒其父領磨兒遁去乃告純簪死棄
屍他御史問勘証伏尋屍偶於黃河旁得一支解者認
為磨兒屍遂坐極刑公疑之遣人踪跡得磨兒純由是
得白

戊辰按治江西吉之廬陵等縣兇徒乘歲饑劫掠勢甚
熾公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首賊二百餘人悉置

重典地方以寧己巳少保陳先生循知公之才特薦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黜奸貪疏滯獄均徭役
平市價思威大著丙子劾奏王府及王教授違法等事
上命大臣覆實革其護衛而教授以下坐罪有差英廟
復辟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任戌寅遷大理寺右少卿尋
復右僉都御史問決強盜十八人內二人訴被同起二
人讎指時左都御史寇公深云會問已明柰何公曰人
命至重存詞且暫留問不實決未遲二人得留餘欲行

刑公復曰若不留指者將誰與證始留四人復訴者得
白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
同飯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謂結交朋黨紊亂朝政
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
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
以朋黨二字害盡忠良覆轍可蹈耶是冬奏勅巡撫大
同宣府陞辭召至文華殿諭遣之賜寶鈔三千貫蓋異
數也至則卹軍士繕城堡糾治貪蠹震攝敵志有古守

邊者風癸未遷議事陞兵部右侍郎有忌之者適英宗
皇帝上賓因事遷浙江右叅政

成化乙酉兩廣蠻寇弗靖上命都督趙公輔充總兵掛
征夷將軍印兵部尚書王公竑特譽公素有雄才能幹
大事遂起公於浙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仍食從三品
俸贊理征夷軍務公既受命會於南京衆議欲分江西
軍從遊擊率達官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
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

仗鉞臨戎專制閭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
夫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而
大藤峽賊巢穴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
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
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
舉無不克何煩於逐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
勝之而已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薄之也所以兵貴捷速不尚老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

命將分兵諭以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可滅之機衆歡呼咸願死戰不逾月先破修仁荔浦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擒俘獲賊屬共四萬一千七十有奇捷聞皇上嘉喜陞公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賜綵段六表裏叙功當蔭子公以與弟睦授錦衣所鎮撫先是公與將士約能生擒被擄男女者准其功故無妄殺之慘功成之日士皆斂迹無譁秋毫不漁於衆廣人名其所甜亭曰運籌扁曰平蠻所以記其實

也戊子公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患請
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上可其奏陞公右都御
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設總府居中調度兩廣副總
兵叅將而下悉聽節制柰何承制專決已久一以繩下
不貸大吏以故得理者喜不得理者多不悅於是有上
書言公不法事若干條皇上知公功勞遣使勘覆多虛
公即引疾再三陳乞上知其誠惻特賜愈允俾致仕時
年五十有二

公為人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不為岸谷有信義
發摘奸伏如神然每存心於愛人不事苛刻秉兵權於
一方未嘗濫殺一人政務填委不忘文事搞詞文翰思
如湧泉無少凝滯嘗作江西第一樓等詩著平蠻錄多

贈炙人口

並尚書張
璠撰行狀

公聰明才辯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適閩廣處州寇發剽
掠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時巡撫侍郎楊寧稱於衆曰
韓繡衣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回朝陞

廣東憲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
所諳練風裁凜然凡臨衆決事動發百餘言皆引經據
律無一語踈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官民遵守之
曰韓都例繼公巡撫者以為不及嘗念陳芳洲先生為
舉主赴鎮經泰和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
死何能報也

寒濟
瑣綴

公奉命以討有罪一以仁義誠信宅心師至之始即律
之曰夫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非以順正而

金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動不可也若等勿盡劉無辜勿濫容首惡勿過彼之來
降勿棄我之號令斯事濟矣衆咸曰諾於是發偏師先
下荔浦脩仁西延陽峒然後移兵斷藤橫石等八百餘
寨所過之地如振槁如破竹自成化己酉冬十一月至
丙戌春正月凡五征不克者一舉而平之

公之用兵一運乎心德之微而全活擒掠之衆則公之
仁足以協羣情矣首惡而罪必誅威震而刑不濫則公
之義足以討有罪矣撫安來降而弗畔其約則公之誠

足以化強暴矣號令必嚴賞罰必當又公之信足以及軍旅矣

取勝之師必在速戰乃分官軍面授方畧水陸並進是歲七月一戰而克遂以七軍之在行者分為五路八月進全州貝安凡若干戰賊大敗九月又往廣西五路發兵進討荔浦修仁十一月師至大藤峽又釐為二十五哨固守衝要四面夾攻賊預備險阻牢不可破以滾石擡木長槍毒矢抗敵公忿然曰吾受天子重託生靈命

脈在此一舉事若少緩則兵民膽喪鉅萬之衆肝腦塗地又曰丈王之師攻必緩戰必徐者欲候其革心順服而全之也公復下令且招且撫得向化致附者一萬三千其怙終者則天誅不可以留乃申嚴號令以身先之肆兵前進萬衆譟呼聲搖山嶽一戰而渠魁就縛勢若泰山之壓累卵商飆之拉枯朽羣兇失怙兔竄狐奔旬月之間攻破寨峒五百生擒一千有奇斬首七千三百俘獲賊屬奪回被擄男女三萬餘口燒毀賊巢得獲器

械牛馬無算乃改大藤峽為斷藤峽立石以告來世捷
報於朝仍以向化者衆反側未安乃州治其地設巡司六
所擇其夷心信服者數人授以土官而約束撫安之施
以實惠量給以田使之得各遂其生

並平
蠻錄

尹直贊曰長材大器風采桓桓贊戎執法理劇剽繁豹
變於隱鵬息如搏愛遺江右功著嶺南奉身而退繼者
維難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十八

明 徐紘 撰

脩謬羅公言行錄

楊 庶

羅倫字彞正江西永豐人進士第一成化間官翰林修
謬養病山間卒年四十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
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
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叔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
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
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
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
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
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行道
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

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
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
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為人
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脩謬改南京尋以
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
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
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
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

而不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
至留其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
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
薪錢其人欺之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
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
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
也

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

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
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惟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若倫者今耶謂豪傑非歟無道於前而所立卓然
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陳獻章

撰傳

孤忠大節文文山者為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舉者為
今一人有文山此啓故有一舉此書有一舉此書故知
文山此啓此書蓋有不待駢枝縣附而自會者亦自然

也予讀前史每見文山之烈未嘗不起千古凌厲之想
但予晚生不能接見文山眉宇徒切想望而已然越人
去國期年得見似人者喜予雖不見文山得見似文山
者喜矣今之世豈無似文山者哉成化丙戌附驥一峯
之尾登第得拜一峯泰山喬嶽白日青天蓋真文山者
矣不徒似也嗚呼曾幾何時而一峯謫矣及其再見又
未數月而一峯病矣又不數年而一峯卒矣嗚呼予於
一峯當何如哉一峯跋文山此啓自謂一字一涕張東

自跋一峯此書又謂一字一涕予於一峯吾道之哭世
道之哭朋友道之哭雖一字萬涕有不足以寫吾痛夫

豈止一字一涕者哉

莊景跋書
文丞相啓

於乎一峯為道藝先覺為仁義邪郭為士庶依托為當
世醫率為沛八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鸞為鼓萬物之風
而架層空之閣其心洞洞其性落落其文浩浩其行卓
卓白日青天泰山喬嶽於乎一峯九原不作吾誰與歸

吾終從子於冥漠

陳獻章
撰祭文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丘
日金牛洞青雲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簾鉤

周瑛
撰

詩

侍郎楊文懿公言行錄

楊 廉

楊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中進士歷仕景泰弘治間
官至吏部右侍郎卒年六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公
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長習
舉子業詞理兼優變出倫輩四方學者往往傳錄所作

經義論策之文以為式

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為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成篇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裸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名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為肆情嬖豔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由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

心皆嘗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
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忘者耳此聖狂
治亂所分惟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權倖有重公
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私於其人曰吾猶嬰
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邪

何喬新
撰

銘

詔集議桃廟禮官請桃懿祖而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
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

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
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
周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於王
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
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
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
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憲宗升附
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

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
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
者不能從

程敏政
撰傳

弘治元年春公上疏請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畧
謂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
則心清理明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脩憲宗實錄以公
為副總裁仍兼禮部事公上章請辭部事專史職章再
上皆不允踰年公又疏乞致仕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

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人言況臣迂踈豈勝此任伏望賜臣致仕養病林下以盡餘年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記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來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標目猶言邸戾王附足宜改正舊例羣臣章疏留中者雖

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

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墓誌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嘗退遜體若不勝衣
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則侃侃剛
直視義所在勇往奮發雖壯夫不逮也嘗被命教內侍
省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公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公
獨無少資藉士論多之公博學多識於書無所不讀遇
有所得即為論著蚤歲嘗作五經四書私抄而詩書二

經尤為精到至其家庭授受而用以取科者則專門易

學

王儼撰
神碑

先生志行高雅學博而才俊問學之功孜孜不懈而天
資穎敏絕人古今詩文每一過目輒為倍誦於凡事物
之觸於目感於心者未始不即之以賦咏作為詩歌以

見意

李紹撰禮闈
唱和詩序

公二子長茂元字志仁次茂仁字志道先後起家進士
茂元累官山東按察副使弘治甲寅河決張秋朝廷遣

重臣治河而武臣中貴各持有頭目縻用不貲茂元馳
疏上聞以是得罪謫長沙府同知尋謝病棄官歸屢為
當道薦起弗果弘治癸亥尚書馬文升推轂轉安慶府
知府茂仁今任刑部廣東司郎中先是委議問刑條例
兼總本部十三司章奏諳達事體士論韙之諸孫美珩
美璜美琚美瑀美瑤美環美瑜森然玉立又公之積慶

云統
志

廣東布政陳公言行錄

楊廉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進士歷任天順成化間官至
廣東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八公少沈靜端慤不妄言笑
從鄉先生陳遜游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
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為文理致深密讀之有味

吳寬

撰傳

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法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
犯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
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南畿學者競為浮華之文力欲變

金史卷之八
其故習徧歷郡縣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擢廣東布政使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脩賑濟皆務為惠養計數洗冤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湧於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昌為武職者逼娶寡婦為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

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
蘇門答剌國使臣市舶利其貲不問公發其偽時又有
賽瑪爾堪使臣泊六灣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云欲往
滿刺加更市獅子公言此西域賈人為圖利耳使墮其
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官既蓄
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為阻抑怨益深乃誣
奏他事勘事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致其罪竟逮公赴
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公在道病作行至南昌而卒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於冊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所當為者則勇於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並傳

嗚呼此吾友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
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遏於天下之大勇國家
承平日久士夫多奄奄無氣節間有之而檢身之功或
歉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恒如吾士賢則
何可議哉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恪然一出於
誠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欲盡此心其視
去就升沈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卹也官轍所至
無不感動響應者巡江西江西人到今萬口一詞稱頌

為各御史南畿河南士名遮道泣送者萬計復相率立
生祠及去思碑被閹誣時兵民數萬填溢衢巷號訴於
詔使多涕泣者閹復以賂啖公所黜吏張聚者證公吏
死不從公名滿天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論一時正人

必僉曰陳某

張元禎
撰墓表

吏部尚書康懿陳公墓誌銘

王 與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致
仕莆田陳公以疾終於家訃聞命加卹典又命舉壹惠

之制於是諭祭以文塋葬以武具如故事而以康懿易
名又允合經禮上念公先朝舊臣所以軫不慙之悲而
施寵終之恩如此吁可謂盛矣公葬有日其家以公治
命來請予銘予感公知己不能辭乃按其鄉人工部侍
郎劉公璋狀而銘之曰公諱俊字時英別號惠菴自幼
聰警不凡長遊即橫治書經正統丁卯試鄉闈以閩藩
第一人發解明年中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累遷員外郎
郎中成化乙酉陞南京太常少卿戊子召為戶部右侍

郎癸巳改吏部己未陞左侍郎丁酉滿九載拜南京戶部尚書庚子奉勅改兵部叅贊機務甲辰轉吏部丙午尚書九載滿赴闕上嘉勞之賜以羊酒寶鈔俾還任無何疾作抗疏乞休遂加太子少保致仕璽書馳傳還鄉仍命有司月給廩米二斛歲供輿隸四人蓋歸既逾年而疾甚以至不起公為人負氣礪志自為主事已綽有賢聲嘗督天津諸衛官兵採秋青草即日奏減歲增之數三十五萬束令止輸原額蘇松諸郡折糧銀為里豪

所侵者七十五萬兩有奇公往徵之不數月悉輸內帑
尚書金公濂大賞異之自是更景泰以至天順其所任
職皆嚴辦而賢能之聲日並有聞辛巳朝廷出師征兩
廣叛寇命公往督饋餉時郡邑殘破公私匱乏百方籌
畫事克有濟大率如弛鹽商越境之禁俾得隨處貿易
而引輸粟二斗於南雄梧州用是兵不乏食而民不出
賦輿論稱之是冬母喪乞守制不許明年師還始歸莆
又明年復任未幾而有太常之命先是為少卿者多不

檢一祠官缺請託紛然公至僉舉以公遂帖然服蓋其
為務甚簡而公任之嘗不勞餘力識者固已知非公久
處之地矣閱歲再朞遂入朝為戶部尚書楊公鼎以剛
悍自任不稍貸於僚佐然獨重公事經公斷制者即不
復省屬時四方奏災異三邊告輸輓文移還集咨議旁
午裁決如流不淹晷刻而靡不曲當人咸服公為不可
及辛卯京師饑公奉勅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
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於上凡糶以升十計滿

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饑者獲濟壬辰上命將北
征特勅公總督軍餉於秦晉諸邊公倍道疾馳比至則
邊庾空竭歲且不登芻粟價湧而榆林延綏糧道險遠
輸者病之公乃發金於內郡市易且修西安韓城同官
徑道以便飛輓是行所向無敵敵人授首公勞伐居多
凱旋加俸一階尋遷吏部銓綜人物號為清允比陟南
臺薦更留府剷除宿弊蓋不動聲色而事皆就緒不假
威嚴而人自摺服名德老成上方倚毗而公乃引疾決

去秩增宮保而祿之終身

下缺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十九

明 徐紘 撰

刑部尚書惠安彭公行狀

韶

宋端儀

公諱韶字鳳儀八世祖戍始居莆之涵口曾祖田孟德
妣闕氏祖休正祖妣陳氏以婦節聞父思孝卿宿儒母
林氏公幼莊重警敏讀書不倦少長識趣已端公父不
欲其汎讀以分日力惟課之舉子業公於暇日仍取古

聖賢遺文及子史諸書觀之入郡庠再試於鄉未利而
公父歿自是生業益替而弟妹皆幼母夫人以遲暮之
年夙夜懷憂公歲授徒以給用慰母心景泰丙子預鄉
薦明年丁丑會試中第七廷對賜進士出身除刑部山
西司主事既三載蒙恩贈父如其官封母為安人未幾
丁母憂服闋改廣東司陞本司署貢外郎有張岐者自
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公以其人非才力論其
不可願朝廷而收召王竑李秉葉盛以仲公論疏入詔

獄都給事中毛弘等言公持論雖過心實懷忠因得宥復職尋進本司郎中廣東為司繁劇多涉於難挾勢而席寵者左撞而右突公中立不倚屹然以定民之茹枉抱鬱失利而狂呼者則為之鋤疆剔蠹殺其有而歸之雖罹咎戾無所悔恨外戚之臣指揮周遵與畿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衛官往踏勘丈量之會有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衆咸推公公至其地環視周匝揮筭主捐弓尺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戶報不及

管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淹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
旱則資污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污下安有空
門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安民
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復詔獄科
道交章言其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先帝顧左
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耶立却其奏庚寅陞
按察司副使所至平冤滯黜奸蠹敦風俗卹民隱壬辰
冬分巡川東道至開縣有劉姓者戶先分二支一徙一

留徒者後復業與所留家人爭里役而負遂陰嗾安岳縣扈氏兄弟焚滅其家男女凡二十一人隣人訴於府府以為事非干己且無證佐扈不行公至聞之大駭督捕得扈氏并其徒十餘人一訊款服寘于法明年至合州屬邑定遠曾姓羣從兄弟數家一日聞盜出沒邑人奔竄第乘風入兄室掠其貲誘之他盜兄迹知所由訴於官弟夜聚羣少殺之凡十有二人盡死乃偽為不知持狀詣公告公鞠之得凶黨七人斃於獄其發奸摘伏類如

此每出巡郡邑民爭挽肩輿奠先至其境乙未春陞按察使公之副憲也凡有淫祀在分司者悉去之至是以二門外有廟祀五顯其事不經趙清獻公遺愛在蜀清風鐵面正吾憲臣之式乃與同僚謀撤五顯像而設清獻神主於位錄朱門問答有及時政與真希元翰官僚之文名曰政訓以自警且以勵僚屬陳言時事宜變於今者各王府祭葬省差內官及行人等官以免勞費從之在蜀思威兼著淑慝自分廉而不激明而不苛蜀人

懷而畏之至今數賢廉訪必首稱焉戊戌春陞廣東左
布政使下車首集父老百十人問民所疾苦與利病所
當興革者而施行之先是農民補吏視房分罰其直名
納公堂公日取其材而責以不貪可乎選俊秀善書者
充之其積弊遂革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
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公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
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凋傷國
本為害反大也監舶內臣韋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

隸船舶司為造辦貢獻之需公疏言今之官民富強不及於昔者蓋國害財之多故也使及今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願將眷所奏餘戶暫與一年以後逐年停罷臣民幸甚有詔減其半陳公甫以學行有聲于時公薦於朝曰國以仁賢為寶臣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厚祿願獻章醇儒乃未及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惟善之寶至凡廣南一時名士公皆折節下之每於朔望受民

詞日至千百紙決斷如流告戒諄諄如告子弟民卒感
之至有不平輒恥見公而自去者儀門外有土神廟亦
更為叅政汪公廣洋之祠最後太監梁芳弟錦衣衛千
戶某在鄉國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公復
上書言狀忤旨調貴州布政使濱行之日廣之父老涕
泣雨下如去慈親追送數百里外者又若干人巡撫朱
公英贈詩有獨有羊城臨發處西風卧轍烏聲酸之句
蒞貴藩境九閱月因俗為之設施貴人安之如知廣南

先是大宰歷城尹公屢言公賢可大用先帝以是益深知之甲辰夏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等處公雖聲稱廉然而鎮之以靜不尚擊搏吏自不敢犯科而民亦益樂其愷悌己巳夏召為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滿考蒙恩贈祖考考俱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妣皆淑人今上登極臣僚交章論薦召為

刑部右侍郎屬浙西不靖承詔巡視公疾馳至誅廢渠
魁數人而劾罷守臣一方晏然嗣歲之春戶部言兩浙
鹽法久壞命公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留治之公早夜
講究利病所在而叅伍其說以浙西通舟楫鹽之利多
於浙東而浙東傳戶抑配尤甚因定兩浙價銀之重輕
處州等處課額以殺便宜事數條奏行之又憫煮海之
氓貧苦以其山塲草蕩晒淋煎熬折閱倍征之狀畧分
八節具圖以達宸聰浙江憲司僉事王輔與憲使毛驥

不相能日關于公堂公奏二人風憲失體左遷其官既還轉吏部左侍郎時三原王公為尚書得為貳皆不避權貴請謁路絕人服其公庚戌冬彗星見於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公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減役錢言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曰惜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一公於正近侍其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傳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倣虛名實支遮掩外觀誰能詰之比見

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聽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免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或有給還墓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陛下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良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於所司威福必

由已出終篇又言朝廷一日萬幾安能勞心周溥臣願
陛下執其要焉臣獲隨午朝心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
無補然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年朝
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
部有緊急錢糧追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
許先期開具由事奏乞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
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衛門會議者各官就於衛前公同
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

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既定就
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
亦就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旨定奪若
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
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
熟於聖明耳目而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
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
率羣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張弛

矣上嘉其識謂公此舉有潛消默運之方壬子夏陞刑部尚書數日命侍經筵公掌刑憲務明慎而以忠恕為本嘗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之以善耳遇有骨肉相殘者輒憂形於色曰是吾之刑罰不足以止姦也謹於守法而亦嘗有法外之意公素性鯁正貴戚中官往往為之斂手時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公絃發其賍貨鉅萬事聞屬吏公抵景於法秦褫其爵景挾戚昵於內降欲以破公議之是非鈇用擠秦於危地

公執奏不易朝廷不以公為然復下大臣廷議竟亦卒如公言其後景賊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公復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故知之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等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應追賊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宥海內聞知貪饕之徒窺此舉措一旦釋之其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奸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左

右有不樂公所為者摘公官屬細過以怵公而伸己志公坦然由之終不為所疑沮會亢旱求言公復因事納忠條陳四事其一以本部為荆庶人事會本覆奏今半月有餘未奉勅旨及他奏請問有詢日方纔得旨者臣謂今日正一日二日萬幾之時若優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生驕惰羣臣左右安於故常不敢有所論列矣四方傳聞甚非細故此時政之得失一也又該本部先前問得內使內官王萌苗通高永犯該絞罪俱各

累訴冤枉荷蒙聖慈饒死發充淨軍臣聞自古帝王雖
貴近必刑者所以彰天討之公若殺人不死復何所畏
憚乞自今以往勿復輕縱庶得法度均平人心悅服此
時政之得失二也伏望陛下畏天勤政守法圖治事至
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廷視為一體推廣他類無不皆
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又先前問得百戶謝原管
領隊軍何三等往昌國公墳上做工何三為脫逃不還
工錢被謝原脚踢身死臣看得世情艱難財重命輕殺

人犯法時常有之固非為此一事但聞道路傳言今修
皇親昌國公張巒墳塋兆比往年勲戚之家相去懸絕
凡百制度務為宏壯差官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年不
足恐非人臣所敢當計巒在地下豈能自安是則雖曰
愛之非所以美之也上工官軍畏怕箠楚不得已出錢
雇人中間貧乏者隨上隨逃而管軍工官負又復請益
前後展轉不得息休豈能無怨讟者哉此軍民之利病
一也本部又問得東安等縣知縣朱葉等被神宮監官

奏其違例差役陵戶臣看得今順天府所屬州縣正役頗易應當雜差實為浩瀚其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充陵廟墳戶及勇士校尉人匠各色人役以避民差致將見戶重疊加役富者累窮貧者逃竄村里蕭條人無生意宜將墳陵等戶定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見戶均當差使庶彼此各得其所此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陛下畏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坟塋減等工程如式脩造俾得早完仍勅該部將陵戶等役優免事

例酌量定奪以便遵依推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皆時所難言者三月充廷試讀卷官先是公嘗以疾在告既已勿藥視事而二子濬瀚三孫定密某相繼天亡公疾寢加上疏乞休上勉留再三仍令支俸在家調治公方以素餐自劾而上眷益隆近臣醫官數命來視是年六月疏復連三上上念公情詞懇切特允所請命乘傳以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撥人夫四名為國憂賢者猶望公病已復來以卒佐聖天子太平之治

而南京監察御史宗彞嘗率同列言之於朝然公歸里
後即擇葬地於縣之文賦里石鼓山蓋不復有當世之
念家居歲餘遂以乙卯正月十有三日考終距生宣德
庚戌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六官自承直郎九遷
而為資善大夫計聞上命禮部諭祭工部為營葬域越
月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公壯歲嘗構草亭扁曰從吾公
間自稱從吾生人遂號從吾先生元配黃氏贈淑人繼
配黃氏封淑人先公五旬卒于男二長即濬癸卯鄉貢

士元配出娶永豐令陳公裕之女次即瀚用蔭補國子
生以疾授嘉興縣縣丞側室陳氏出娶山東僉憲楊公
琅女繼娶貴州憲使卓公天錫女女一側室姜氏出議
配戶部主事余公徵之子楠孫男既天女三人今惟濬
一子曰輔而瀚則公命猶子澧子實為之後云公天資
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者為宗務清明其心以求聖
賢氣象色和貌溫而嚴毅果敢之氣自形終日端坐非
繙閱經史則默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使人可即

而不可狎聞人片善則必紀錄服食器用不求鮮美玩
好之物淡泊無所動於心與之居竟日卒未嘗見其私
喜愠在官守處事精明馭吏嚴整事無巨細必身親視
國事如己事視民病如在己身至誠貫徹於上下所至
如春風和氣著物隨所遇無不發生其立朝直前無所
畏縮忠義激發不以禍福嬰懷讜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拯
時弊別白是非邪正排姦佞而觸詘璫務使為善者有
所恃為惡者有所懼暮年名德益尊向其自處退然而

無所有是以上則九重知之愈深下則賢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賤隸亦皆知其名云於弟鼂鼂友于篤至養教其子同己子其族不能若干喪處丘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頽風進脩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向所知云抵家半載村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戒宿咎哉所著有名臣贊錄三卷續脩甫陽志十卷在蜀有成都志二十五卷在吏部有天曹日記差祀恆山有北岳代行橐為尚書有秋臺錄平生雜

著詩文名滯鵠總若干卷奏議一卷嗚呼天不慙遺海
內共嘆惟公功在朝廷惠及黎庶著書滿家揚名當代
建立施設多至不可紀述謹掇其大畧以俟立言之君
子擇焉謹狀

僉都御史楊公言行錄

楊 廉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進士歷仕天順弘治間官
至左僉都御史卒年六十三公為童時性資鯁直言動
不凡第天順丁丑進士觀刑部山東司政授貴州司主

事獄中重囚動三五百計桎梏年久多死於臭腐公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算王忠肅公薦知嘉興郡公至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御史楊公琅具公善政奏聞旌異滿九載民老幼不忍舍去遮道留之弗得立去思碑後陞浙江按察使下車之初憲綱一時為之振舉初藩臬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廨

舍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制終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戚宦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迹成化乙巳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復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於官

公為人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庸人孺子

皆知其名

並黎淳撰
神道碑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孔子孟子之所謂剛者吾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君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去僉憲九載不遷

辟讒去

羅倫撰送陳金事序

吾聞侯以嘉興人物莫大於陸贄名宦莫過於楊繼宗

脩志之餘皆欲大其祠宇定錄其行以萬古其人于天

下

莊采撰嘉
興府志序

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却之金承芳治郡久始
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
餘書承芳抵官以來蕭然獨處齋閣此二者尤非夙昔
之所多見也或謂公別白太明節目太疏言論太激三
者非自全之道此蓋其細者也

張寧撰
送行序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十九